

“手搓”的创造性、文化传承与多样未来

“手搓”亦是一种文化传承

主持人:“手搓”的生产方式与自在价值是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,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,人们非但没有疏远它们,反而对此越来越迷恋,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?

韩子勇:这有点像时空弯曲。在一个沉闷、凝滞、封闭的环境里,没有未来也没有过去。剧烈的变化拉长了结构,人们同时抓住了两端,技术、工具、观念的变化使今天充满未来感,这种未来感伴随不确定性,人们穿越在两个不同的平行时空里,需要双重的锚定:一边是AI、“黑灯工厂”、智能生产,一边是扑面而来的国潮国风、沉浸体验、无边界参与。这是一种不断加强的趋势,一边抽空、一边灌注。生命说到底是一种具体的体验,人们越来越迷恋“手搓”艺术,其实迷恋的是体验——在体验中自我确证。马克思讲“人的全面发展”,就是在生产力极大解放的环境下,人们突破了分工、身份、阶层、地域的藩篱,有了更多选择自由。我曾写过一篇文章《“隔代亲”与文化传承》,就是讲这种历史的补偿机制。

徐 风:我生在陶都宜兴,对全手工的陶瓷紫砂造型,有较多了解。一直以来,我把陶艺成型的“手搓”,比作是一种迷人的手感。紫砂壶制作,从头到底都是“手搓”艺术,制作人的造型功底、审美理念、手感心态,甚至吐纳的气息,通过以手传心、由心授手的方式,留在一把壶上,便成了妙不可言的韵味。而使用模型制作的壶,给人带来的只能是规整划一、缺少个性。

当下长久处于快节奏生活的人们,容易心生倦怠与浮躁,复制粘贴成为庸常生活的常态。而“手搓”艺术的过程,是内心与双手的配合,自带契合、相融的属性,它还派生一份沉静,用以抚慰并疗愈焦虑、迷茫的时代病症。人们迷恋的,不只是最终成型的器物,更是通过十指的妙运,心绪随之放缓的过程,达到痴迷忘我的境界。这跟常人说的复古怀旧,并不是一个概念。在我看来,“手搓”连接着心性。一个人心灵深处的慧根,可以通过“手搓”来打开,并且调动身体的综合因素,变成一种具有个性力量的赋能,它能让一坨呆板的泥料,变成有灵性的生命。所以,我常常在宜兴紫砂制作工艺现场,看到很多年轻人在那里通过“手搓”来完成自己的“作品”,那是他们的手感、禀赋、灵性的体现。在一块泥料上,他们发现了最新、最好的自己,也实现了一次对刻板庸常机械生活的突围。

申霞艳:消费社会不仅生产物质也生产欲望,源自传统的“手搓”艺术乃被消费社会所设计。许多城市出现了很多沉浸式体验馆、五花八门的体验型工作坊,比如钩针、针织、剪纸、手工制陶、烘焙、调香等。在“后传统”时代,“手搓”艺术能够让我们从纷繁的世界抽身而出,返回“毛茸茸的日常生活”,直面当下,重建“具身”的经验感。同时,与机器批量生产的商品不同,“手搓”艺术品承载主体的情感投射,给人情绪疗愈感。

我想以自己亲历的穿衣变化来谈谈不同时段“手搓”之不同。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,对奶奶用旧纺车纺麻印象很深。我还只有五六岁时,麻丰收、质量好,奶奶执意要纺一床麻蚊帐给我做嫁妆。后来我家经济情况好一点,给妈妈置办了一台上海五羊牌缝纫机,我们从此穿上了妈妈用缝纫机做的衣服。但80年代末,我们开始买成衣,款式多样,选择范围广,价格也慢慢便宜下来,妈妈的衣车落了灰。现在有些讲究的女士流行高级定制,跑到上海做西装、苏州订旗袍。匮乏时代的“手搓”是为了节约成本,今天的“手搓”艺术承载主体的自我投射,实质是为了建构自我。

审美与实用的双重意义

主持人:在您的创作或者生活里,“手搓”作品对您有过怎样的影响?这种影响主要发生在审美层面,还是实用方面?

韩子勇:“手搓”的东西有“指纹”,有无法泯灭的个性。它限量、稀缺、有温度、有人味。快速、巨量、批量生产,带来繁华的同时也带来同质化,同质即磨灭,产生一种“不真实”的幻象,一种抽空、短暂、粘贴、廉价、流失的感觉。比如AI,它给

嘉 宾:
韩子勇 中央文史馆特约研究员
徐 风 作家
申霞艳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
康 倩 青年评论家

主持人:
张昊月

出的是一个“平均值”,尽管这个“平均值”不断上升,带来实用和进步,带来一种很强大的感觉,但也同时是一种无力感。我觉得,面对这样一份普遍的、诱人的“福利”,除了热情拥抱、善用这一神奇的工具,也需要一点谨慎。AI是“食魂者”,它吮吸一切,快速膨胀,压迫万物。在AI这个从天而降的“超我”面前,作为个体不能让渡自我、丧失主体性,尤其在艺术的创作上,要保持“动手”的能力。“手搓”中有创造性,是个性的转移和赋予。这些年,我也画点水墨,写写剧本。水墨是写个人心象,有操作性、即兴性、偶然性,无中生有、即生即灭,是一种精神性体验。我比较抵触AI写作——你怎么能省略掉自己呢?你必须无限接近故事、人物、命运和氛围,投入其中、合为一体、重活一次,才能赋予作品以些微的生命。个人经验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隐秘,艺术创造需要这种隐秘。

徐 风:我曾经写过一本《做壶》的书。那是我写10万字的散文,向一把用古法手工制作的紫砂壶致敬。或者说,在我的写作生涯里,这是唯一一把用文字做成的壶。紫砂泰斗顾景舟的徒弟,有一天做了一个梦,他师父在梦里问他,当年教你的古法手工制壶,还记得吗?若真还记得,就做一把壶来看吧。于是,我全程参与了那位顾氏徒弟用几年时间制作一把壶的过程。“手搓”的劲道与魅力,贯穿于做壶的全程。那种“手搓”,是一种有灵性的语言,印证了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多重侧面,器与道、体与用、手感与心法,其间贯通了江南文脉与汉家气韵。在我来看,紫砂壶的“手搓”,可以让沉睡的砂泥呼吸,随心塑形,让一器自有一格,绝不复制。而我在书写中也获得了一种独特的手感,那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,让文字紧贴“手搓”的节奏,产生一种与紫砂壶匹配的质感。我羡慕制壶人的“手搓”,近乎造物,见证滴水穿石之功,那也是天光与地气养蓄一颗匠心的象征。我觉得,“手搓”创作对人,是一个见心性、见审美、见品位的过程。一个内心纠结、晦暗的人,交不出品相大度、明心见性的作品。

申霞艳:我在一篇与“手搓”传统相关的论文《当代家族叙事中的器物书写——以丝绸、茶叶、瓷器为中心》中写到,丝绸、茶叶、瓷器这三者既见证了中华文化推陈出新的历史进程,也参与“手搓”与机械生产的交融变化。这篇论文的阅读量给我这个“手搓”论文者以安慰,不仅使我对“手搓”创作更有兴趣,也坚定了我对“手搓”论文的信心。

对于文学,我们一直面对两种不同的力量:传统和现代。“手搓”跟传统息息相关,同时现代是流动不屈的,现代的某些部分正在飞快地变成传统。“手搓”在不同的时代意义不同。乐府《木兰辞》吟唱“唧唧复唧唧,木兰当户织”,唐诗抒写“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”,谚语里有“只要功夫深,铁杵磨成针”。彼时织布是典型的“手搓”技艺。古训“半丝半缕,恒念物力维艰”教育我们惜物,“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”教育我们惜食,这对应着农业文明“手搓”之艰难。审美与实用之间并没有鸿沟。传颂千古的诗句、书法、绘画在当时可能是实用的,譬如赠别诗画。

“手搓”包含生活与创作的双重意义。非虚构写作、素人写作、新大众文艺给我们丰富的启示。陈启文获鲁奖的作品《穿越人间的象群》花大量时间重走“象往之地”,实地采访,查找文献。李娟为写《羊道》三部曲和《冬牧场》跟哈萨克族家庭转场,周晓枫为写童话《星鱼》到海洋馆过夜。这些体验堪称“手搓”生活艺术。而只上过两年学的凉山女作家阿包借助手机语音功能写出自己的

传记《阿包》,虽然借助了机器,我仍乐意将之看成“手搓”作品。

康 倩:我想谈谈中央美术学院王子耕老师在2025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装置作品《苍穹》。这个作品是对中国古典建筑藻井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,是对中国传统循环时间观的复现,十分具有代表性。他用收集来的建筑工地废弃绿色防护网手工拼贴成藻井造型,那些建筑垃圾因为“不完美”的痕迹留下了手工的真实印记,反而成了承载时间和集体记忆的载体,让观看者能触摸到真实的时代温度和多场域创作的回忆。它不仅在制作方式上全过程“手搓”,选择用慢代替了快,在审美层面,它打破了我们传统藻井“精致、对称、完美”的固有想象,用粗粝的材料和手工痕迹,创造出一种“有温度的崇高感”。当我们看到《苍穹》在旋转,犹如时间一般在流动,感到过去的光景还会回来,时间不再是直线,而是温柔地循环。这是中国传统时间观对抗现代线性时间观最温柔的“解药”。一转一轮回,没有通向未来的急迫,只有无数个美好连续在重复,即便有遗憾,也会在循环中充满对未来的期待,对遗憾的补偿。这个作品让我们在无数次的循环中感受“来不及”其实也可以“来得及”。在审美和实用两方面对现代快节奏生活都能起到疗愈的作用。

建构生活的多样性、可能性、独特性

主持人:今天很多年轻人喜欢“手搓”艺术,他们从“手搓”艺术中找到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式,或者感悟到一种生活的艺术,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?

韩子勇:我觉得,现在的年轻人喜欢“手搓”艺术,是艺术平权,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每个人都有他的时代,就像我这个年纪的人,成长在书少、信息和物质匮乏的封闭环境里,但荒野生长也有别样的优势,就是体验的宽广和丰盈。现在的年轻人在另一个轨道中成长,工具无限、信息无限、天地无限,但长期被应试教育困住,他们喜欢“手搓”艺术,是一种合理的补偿。“手搓”与互联网环境下的新大众文艺的热烈相激相生。我们看到,许多爆款的产品,像《黑神话:悟空》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泡泡玛特的潮玩,甚至包括张雪机车等,都是“闯入者”,是一些野性的年轻人在熟练掌握新工具后,孜孜以求“手搓”出来的。“手搓”和AI的世界,并非二元对立,它们各有限度但相互融通和借用。

徐 风:当代年轻人的日常生活,容易被各种电子产品所裹挟。而碎片化的信息犹如汪洋大海,让人们的内心时常处于浮躁散乱的状态。“手搓”的艺术,需要一份与喧嚣割裂的沉静,专注于指尖与内心的契合。我有个学生开了一家陶艺“手搓”体验店,生意很火爆。据他透露,有一些热恋中的年轻人,喜欢在陶吧里合力做一些彼此的生肖小动物,以及心形杯形的泥塑,在这样耳鬓厮磨的合作中,慢慢融入自己的身心,然后把它们交给熊熊烈烈的窑火——“千度成陶”成了一种美好的隐喻。出窑的器物,经受了烈焰的洗礼,成为年轻人爱情的见证。在这样的过程中,他们或许会悟到“慢即是稳”的道理,从“手搓”中悟出取舍、沉淀、优化、组合、静心的生活哲学。还有一些未成年的学生也喜欢“手搓”,出发点可能是兴趣,他们在沉浸式的参与过程中释放了天性,提升了动手能力。作为一种社交新范式,“手搓”构建了归属感和自我认同。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润物

无声般的优秀传统文化熏陶,年轻人在这里并不是被动接受传统,而是主动参与传承。在手作过程中感悟生活,感知器物与人生的精神世界,让传统手艺在青年群体当中,得到延续与新生。

申霞艳: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离不开大机器生产。最近我参观了一家大型牛奶生产车间,全自动化,与八九十年代的流水线截然不同,犹如我们童年时读到的科幻小说,这是现代化带来的新经验。大机器生产出整齐划一的商品,也生产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、人际关系。“手搓”让我们从工作中抽离,重新感受慢生活,感受生活的单纯与禅意、单调与重复,同时也感受自我的独一无二,哪怕有瑕疵也是自己亲自“搓”出来的。“手搓”艺术让我们重建生活的多样性、可能性、独特性。

“手搓”可以增加体验的浓度,如《小王子》里深情地写道:“她是我浇灌的。她是我放在花罩中的。她是我用屏风保护起来的。她身上的毛虫(除了留下两三只为了变蝴蝶是我除灭的。”川端康成写下“凌晨四点醒来,发现海棠花未眠”“美是邂逅所得,是亲近所得”,深度“手搓”体验让美呈现。散文家塞壬以“手搓”养花经验写出新作《斑斓》。她养花不仅为打发时光,而是一种生活方式,每天伺候花草,与天地交换精气神。她日复一日将自己的汗水、内心的情感投射到植物身上,获得主体生命映照的花朵被移植到文本中,自会携带活泼的生命力。

“手搓”给未来以惊喜

主持人:随着AI等新技术的发展,“手搓”的方法也变得更为多样。新技术对于传统手艺有哪些影响?在您看来,今天的“手搓”艺术又能留给未来什么样的惊喜?

韩子勇:包括传统手工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有内在的规定性和法律化的保护体系。但这类活态传承的文化遗产,又和现实生活乳交融,而且越是社会基础丰厚、存续状态良好的非遗项目,因为需求和消费的拉动,现实情况也越是复杂。我们不能设想社会是一个实验室的精准可控环境,于是主要存在两种现象:一是保守主义的维持原状,不能容忍些微的嬗变,偏好原汁原味、原生态;另一种则泛化非遗概念、模糊非遗边界、滥用非遗名号。这两种情形皆不可取。今天,包括传统手工技艺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处于快速变化的生产生活场景中。城市化、智能生产、信息社会、高流动性,每时每刻都在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环境,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一成不变是不现实的。应该看到,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今天的性质、样貌,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变化过程。我想,只要传统手工技艺不失根本,工具、方法、工艺、材料上的改进无关宏旨,就应该包容。比如传统的玉石雕刻技艺,你不能指望今天的玉雕大师还在使用砣机来研磨切割玉料,也无法限制玉器题材永远是过去流传的传统器形。当然,那种完全脱离玉雕匠人手工技艺的机雕产品,另当别论。

徐 风:在我看来,AI等新技术的不期而至,对传统“手搓”技艺形成了很大挑战。智能技术可以快速建模成型,复刻出“手搓”器物的大致外形,会带来浅层次的模仿冲击,容易出现流水线式的仿手工产品,混淆纯粹的手工质感。大量廉价的类似产品充斥于市场,会给人一种鱼目混珠的感觉。但是从长远看,新技术更多起到的,是一种引领风潮、辅助赋能的作用。AI可以整理传统经典手作形制、纹样特点,分析肌理形成效果,为手作创作开阔视野,节省大量查阅资料的时间。“手搓”创作者可以借助新技术做前期构思,以利于在手腕、手指、指尖上精准用力,让手工创意跳出固有的传统定式,拓宽创作思路。

我不担心延续了千百年的手工制作传统工艺会被新技术湮没,比如说,紫砂壶制作强调的手工艺术,不仅指的是“十指连心”,而是通过手工捶泥、打泥片、围身筒……最大程度地契合、顺应泥性,让紫砂壶的“泥门”打开,更好地养出包浆。在这里,“手搓”的过程,是实现“天人合一”的唯一途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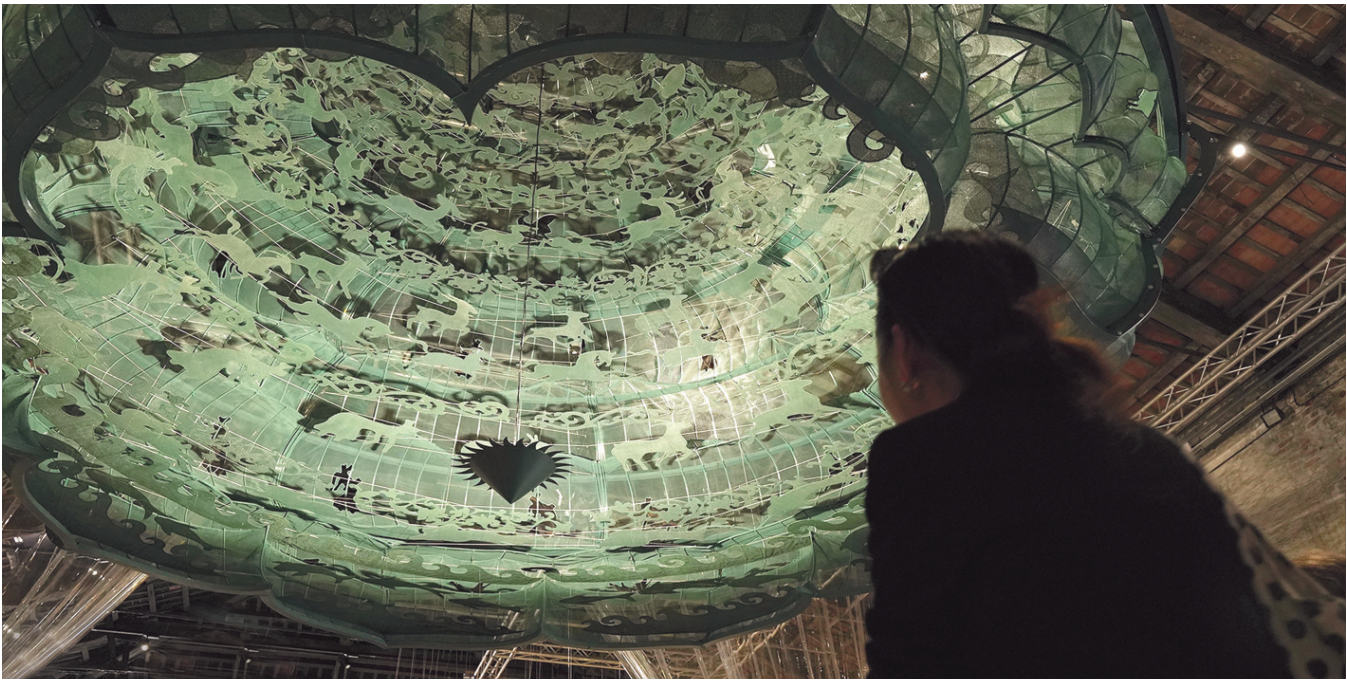
由此我相信,未来的“手搓”创作不会被智能技术所取代。AI复刻只是外形,制作者的心绪、气息、手感的张力,因人而异的禀赋气韵,是任何机器无法复制的。如果说,今天的“手搓”创作会给后代留下什么惊喜,那就是他们会从器物上读到前辈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密码,那种代代相传的古法底蕴里,分明有着每个时代的研磨痕迹,也是艺术生命的无穷接力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艺人们的生命和智慧都活在他们的作品里,这一点,岂是AI可以模仿和取代的吗?

申霞艳:就拿写作来说,我们在短短的“现代

以来”经历了巨大的变化,从繁体字到简体字,从文言文到白话文,从毛笔到钢笔、打字机到电脑输入,现在语音输入、豆包等有自动生成功能,智能的变化堪称日新月异。吊诡的是,人类真实的思想却受制于“沉重的肉身”,饥饿、寒冷乃至牙疼都会影响你此时的状态。又如照相,过去用手动相机,后来用傻瓜相机、数码,今天还可以美颜、修图,过去我们会说“有图有真相”,今天图片漫天飞,真相却隐匿了。无论照片多么完美,都抵挡不住真实——我们每天都在面临衰老、疾病。

时代潮流难以抵挡,新技术每时每刻都在融入我们的生活,对传统手艺进行融合更新。今天的很多“手搓”作品与机械复制艺术互动,有时取长补短,有时取而代之,但从“长时段”看,彼此互为镜像、推陈出新。“后传统”时代,我们可以借助“手搓”创造一个独具意义的生活空间,创造情绪价值。当我们寄希望于“手搓”来重建多样性、差异性乃至唯一性时,必须清醒地意识到,“手搓”创作也很难逃离消费社会的底层逻辑。某种意义上说,“手搓”也是消费社会生产出来的欲望一种。

康 倩:在王子耕老师的装置作品《1994年》里,我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怀旧,而是对已故父亲的缅怀,对父爱真正的理解,这是他用双手完成的“时光考古”。王老师通过手工构建了一个光学剧场,这些看似笨拙的劳动,让他把儿时的记忆从时空中打捞出来,让这些温暖的回忆有了可以触摸的具体的形状,情感也有了真实的重量。作为儿子,在数月孤独的创作中,时间与沉默替他回答了所有儿时对父亲的误解。“手搓”在这里的意义得到了升华,他不仅仅是对儿时过往的回忆,更是作者用自己的手,与曾经的时间握手言和。在一切都可以快进的时代,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复现童年的一个黄昏,单向的时间被打破了,过去与现在、作者与观众,在同一个手工构筑的建筑空间里,感受到了孤独、遗憾的共时性。我充分感受到王老师通过这样极慢的手工创作,试图在所有用到的创作材料上留下指纹的痕迹,借此来搭建时间的一道桥。我们无法弥补过去的遗憾,但是可以用缓慢的手工艺术创作告诉未来:有些东西,比如爱,比如遗憾,只能亲手触摸、静心回味,才算真正地活过、爱过。



苍穹装置作品(2025)

王子耕作